

台湾选举

你了解多少？

杨渡（台湾）

台湾的选举文化就像一场嘉年华会，为了吸引媒体的目光，造势活动不断推陈出新，从早年民主香肠到现在的辣妹当道，它意味着政治逐渐摆脱悲情，走向娱乐化、消费化，宛若一场政治嘉年华会。对平民百姓来说，参加选举造势不只是为了候选人的支持，可能是去凑热闹，或是去蹭吃蹭喝。

特有的味道

造势现场并不提供食物，所以常有热情的摊贩热情加入活动，一边赚钱，一边表示支持。最著名的，首推1988年开始的“民主猪脚”、“民主香肠”。许多美籍台湾人回来参与，回美国后最怀念的竟是路边的“民主香肠”。

特有的影像

为了吸引年轻人和媒体的目光，造势文化越来越流行辣妹与摇滚的舞台风，以歌唱娱乐化的场子，取代政治化的语言。同时，周边商品也不断推陈出新，包括公仔、围巾、帽子、布偶、台灯等相继出现。

最夯的语言

冻蒜、相挺。冻蒜是闽南语“当选”的发音，多用于选举期间的呼喊口号。
例句：离“大选”还剩一周，台中尤为餐饮业者趁机打出到店里高喊“冻蒜、冻蒜”的口号，就可以享85折优惠大啖“冻蒜牛排”。

两岸生活小词典

藏镜人

大陆对应词目：幕后黑手

说明：藏镜人是幕后主谋、真正黑手的意思。藏镜人是台湾金光布袋戏的反派人物角色，他神秘莫测、心狠手辣、在暗处耍阴谋，是江湖中兴风作浪的第一大魔头。在台湾常指幕后阴谋者。

例句：候选人遭枪击案一审判官宣判：凶手幕后仍有“藏镜人”，案情不简单。

走路工

大陆对应词目：贿赂金

说明：源于闽南语“行路工”，代劳报酬的文雅说辞。选举中指用来讨好选民的小额现金（一般以车马费、茶水费、误餐费为名）。

例句：没到选举，被动员北上时，有便当吃，有走路工领，又可以坐游览车看风景，非常舒服。



1966年，漂泊了大半辈子的林语堂定居台湾，把生命中最后一个家安在了阳明山半山腰。这里可以远眺观音山景，俯瞰天母、北投。可亲近树梢枝头，静听上面的鸟声虫鸣。连隔壁妇女用闽南语骂孩子，都让他觉得亲切异常。他说这里适合冥想，可将尘嚣及俗世都踩在脚下。

回台后，蒋介石曾把林语堂找去，要他任“考试院”副院长，谈了好久，林语堂坚决辞谢。故居的书房里，就挂有一块横匾，上书“有不为斋”。这块横匾，曾挂在林语堂上海居所，后随他去了美国，最后又带到了台湾。林语堂所谓“有不为”是指做官。他说有的文人适合做官，有的人就不适合，他是后者，“惟与文房四宝为老伴，朝于斯，夕于斯。”

林语堂：墨迹渐白有余香

本报记者 任成琦文/图

他的“有所为”就是读书与写作。林语堂是一个爱书的人，书房的藏书他每本都翻过、读过。他认为自己见解愈深，学问愈进，就愈能读出书中的味道来。林语堂是一个勤于写作的人，他经常清晨6点开始工作，有时连续写作10多个小时。

故居书房门口处就是他的写字台，桌面上放着笔、稿纸、文镇、放大镜、书籍和茶壶、茶杯，仿佛作家刚刚起身离去，书桌前还留着他的墨迹余香。而之前一刻，他还脚踏在半开的抽屉上，一手拿书，一手持烟斗，嚼着牛肉干、花生仁，品着热咖啡，身心都沉浸在无尽的读写乐趣中。

林语堂曾给“文人”下过一个定义，颇有些夫子自道的味道，说：“带点丈夫气，说自己胸中的话，不要取媚于世，这样身份自会高点。要有胆量，独抒己见，不随波逐流，就是文人的身份。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，所见是高

人一等之理，所写是优美动人之心，独往独来，存真保诚，有骨气，有识见，有操守，这样的人文人是做得的。”

但像林语堂这样冰雪聪明、懂得扬长避短的人，有时也不免虑事不周，露出文人的随性本色。据他女儿回忆，有一次他在书房工作，佣人进来说“蒋院长来了。”“请他等一等，”他回答。林语堂以为是相熟的“台北故宫”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到访，没太在意，处理完事情才走到客厅，赫然发现来人是“行政院长”蒋经国。

后来蒋经国又来过几次，估计林语堂没有再如此“怠慢”了。看来，要做到陶渊明的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，想法很美，现实还是有些难办的。

现在的台湾人年轻不大记得林语堂了吧？毕竟，从周杰伦的嘻哈到林语堂的幽默，中间隔着一段岁月的距离。但要去

他故居还是很容易的。在台北捷运(地铁)士林站1号出口，搭红5或260路公交车到阳明山永福，花不了太多时间。搭公交车返回士林时，最好不要在下午4点半到6点之间，因为车上会挤满下课后急着下山的文化大学的学生。



本报记者 王平文/图

“为什么一定要叫 Crystal (水晶)？为什么要叫 art glass (艺术玻璃)？就要叫琉璃。彩云散琉璃脆的琉璃。身如琉璃，内外明彻的琉璃！”1987年，张毅说出这句赌气般的话后，就和杨惠姗一起，在台北淡水创办了琉璃工房。这确实是个“赌气”的举动，一个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，一个金马影后，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抛开过去，转身走进全然陌生的琉璃世界。

4月23日，《琉璃之间》探索——杨惠姗、张毅联展》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登场。泉水和岩石上盛放的琉璃花、古拙写意的黝黑佛像，向观众讲述了一个传奇般的琉璃故事。

琉璃艺术，古老又年轻

在中国，琉璃既年轻又古老。说古老，是因为早在西周就有了琉璃，说年轻，是因为20多年前，华人社会尚无一间玻璃艺术工作室，直到张毅和杨惠姗成立琉璃工房。

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，张、杨二人是琉璃产业“开宗立派”的人物，“可以说现代中国琉璃的新见于创造，是在杨惠姗和张毅两位艺术家20多年的努力中实现的。”今天，两岸已经有了百余家琉璃工作室。

两人的作品的确让人惊叹。玻璃在这里有了完全意想不到的质感，可以是流泉飞瀑的晶莹剔透，可以是层岩大石的厚重粗糙，还可以是娇艳花瓣的柔和鲜嫩。

这些作品融入了艺术家对生命的思考，并且兼具传统文化意趣。张毅在展览现场对记者解释说，花开就有花落，杨惠

姗“一朵中国琉璃花”系列，凝固了花朵和泉水，表达的是对生命瞬间凋零的反抗和坚持。而把铁丝和玻璃融合到一起的“更见菩提”，则意在探索两种截然不同的材质糅合在一起的崭新境界。



锅里熔掉，用来脱蜡铸造琉璃，后来才知道，光工业用的蜡有十几种，蜜蜡、白蜡，专业的珠宝蜡等等。

投身琉璃，源于文化的冲动

黑色的展台，黑色的背景，唯有琉璃在灯光下流转生辉。张、杨二人的作品，常常在含蓄沉郁的基调上，绽放出惊艳的亮色，一如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。

关于他们为何会离开如日中天的电影事业，两人各有说法。张毅说，那缘于一种文化冲动。“1977年，我26岁，第一次去外国，第一次看到听到源自唐代的雅乐，在别的国家保存着，演奏着，”“一个以瓷器擦汇聚销售全世界的欧洲品牌，在他们的总部大厅，陈列着中国宜兴紫砂壶，强调他们的创意灵感由此而来。”“今天你可能不愿意知道，闻名世界的明式家具的木工，传承下来的部分已经很少了”……张毅说，琉璃工房创业之初，心底充满一种民族文化的渴望激情，琉璃两个字，由此而来。

杨惠姗说，“琉璃这个行业严格来说不是我的选择。”在她觉得应该离开电影寻找新方向的时候，张毅对她说，“还记得那些水晶玻璃吗，我们来做个吧！”在他们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中，张毅借了很多国外的玻璃艺术品来做背景，那种可以看见内部空间，里面还有流动的气泡和色彩的材质让杨惠姗很着迷，所以她回答说“好啊”。于是，两个对玻璃艺术一无所知的人飞蛾扑火般地扎了进去。

一无所有，也不影响心中自豪

开始，他们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，首先是技术上的。“我们真的很无知，当然也有好处，无知就不晓得害怕。”杨惠姗举例说，他们买了家用的蜡烛，放

他们从一家倒闭的工厂那儿买了一个高炉，看着上面一堆仪表，连开关都找不到。最初，烧出的琉璃都是浑浊的，“好像米没有煮熟的样子。”有时候炉子加热不均匀还会裂开，高温达1450摄氏度的琉璃就流到地板上，“整个水泥地板都鼓起来，好像一个小山丘。”

更大的挑战是财务。负责后勤的张毅说：“大概3年半，最坏的情况是7500万元新台币的负债，还不包括我们把杨惠姗爸爸的房子、哥哥的房子、姐姐的房子，她自己的房子，我的房子悉数抵押。一个月付出去的利息就已经是180万新台币。”一贫如洗，所有亲友都反对的情况下，他们竟然奇迹般地撑了下来。究竟怎么过来的，张毅说自己都不知道，“就觉得像恶梦一样”。

背后的动力还是文化。在他们略有所成的时候访问日本，一位日本玻璃老艺人问他们是第几代，张毅回答是“第一代”，而日本老人说，他是“第十四代”。老人还告诉他们，脱蜡铸造并非法国人首创，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琉璃耳杯，其实是中国最早的脱蜡铸造法。

张毅说，当时只觉得“一巴掌打在脸上，这才是文化的震撼。”“我们对整个社会忽视传统深感不安，只有重视传统才会有尊严和将来。”之后，两人竭力收藏失落的古琉璃，为中国琉璃与世界现代玻璃艺术的交融，“烧钱如烧纸”地推广。

今天，杨惠姗的作品在美国最权威的康宁博物馆的标价，超过欧美重量级艺术家作品。“琉璃工房是否成功，不在于赚了多少钱，如果能为社会树立一种价值，一个典范，即使口袋里一无所有，也不影响心中的自豪。”张毅说。

宜兰，距离台北大约40分钟的车程，却跟台北有着不同的城市气质。

3月的一天，友人开车，从台北出发，驶过雪山隧道，进入兰阳平原。台北的艳阳蓝天瞬间转换，窗外已成山色空蒙、雾锁轻烟的水墨画。台湾有古语：竹塹多风，兰地多雨。宜兰的美少不了这细雨和薄雾。

车子继续行驶，扑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绿色。没有高楼、没有商厦，只有田野和古朴的民居。“知道我们台北人为什么喜欢宜兰了吧，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。”友人的话，不必用逻辑推理，我的眼和心已经在应和。

宜兰的美，在台湾作家舒国治眼里是这样的：宜兰偏处台湾东北一隅，是台湾最幽美的一块佳土，山水清旷，田野宜人。房子与稻田永远相邻，而远山时在眼帘，溪水尺寸正好，清澈流经城乡。这样的景致，是所有台湾孩子当年的眼界……三边环山，一边面海，或许是之前的交通不便，宜兰得以维持一种更为淳朴的自然风光和生活情调。没有喧嚣、没有忙乱，这未经雕琢的乡野味道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都市人。“乡下”的感觉成了宜兰的旅游资源，观光、休闲农业渐盛。

到宜兰，午后时光。友人说，一定要去喝杯下午茶！“为什么是一定？”我有些诧异。“因为可以喝出宜兰的味道。”友人的回答更添几分神秘。

于是，我们来到了旧城南路。丛林掩映中，隐约可见一处所。循着细碎的白色鹅卵石慢慢走，铅红色的砖砌矮墙上悬挂匾牌说明来处——旧宜兰农林学校校长官舍。踏入庭院，别



宜兰的味道

李炜娜



有洞天。花树繁茂，绿草茵茵，蜿蜒小路延伸向一处日式的老建筑，上书——宜兰文学馆。

校长官舍、宜兰文学馆，名称的变化清晰显示了这座建筑的前世今生。在台湾，有不少老建筑透过当地政府或是业者的翻新、融入新元素，重新焕发新机。想必这也是一座“会呼吸”的老建筑！还没踏入馆内，已有惊喜。院子里，有绘本步道，介绍“文学与戏剧”这样宏大和理论性的话题，却用了讲故事的形式。有家长带小朋友一路看过去，读了故事，也了解了宜兰有哪些文学家、台湾又有哪些文学家。

走进敞开的木拉门，现在的文学馆还是要脱鞋进入。走在木地板上，每位访客都轻轻放慢脚步，不忍打破馆内原有的静谧。文学馆的工作人员迎上来，是一位40岁上下的文静女士。细声细语，建议我们选择靠窗的位子。“馆内都可以拍照，所有书本也都可以借阅。希望你们可以度过一段悠闲时光。”

老建筑本身就有岁月时光驻足。凭窗而坐，眼前是院子里高大的樟树，挺拔伫立；凭窗而坐，纷乱的思绪刹那静止，感觉到的只有耳边轻轻吹过的风。文学馆里书不少，每本书都是当年宜兰农林学校图书馆的藏书，还有当年学生借书还书的记录。

听工作人员介绍，文学馆有不少常客，点上一杯茶或咖啡，再选上一本喜欢的书，呆就呆一下午。我们也点了一壶茶，说是茶，其实是莲花冲泡。风干的莲花慢慢吸水，慢慢在杯中绽放。我也选了一本——舒国治的《理想的下午》。

人称“舒哥”的舒国治在台湾早已赫赫有名，散文绝妙，却出书不多。从美国东岸到英国牛津，从欧陆的咖啡馆再到大陆的卧铺火车，《理想的下午》被众多读者视为“旅行文学”的典范读本。

这大概就是一个理想的下午吧！这样的下午里，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欣赏风景、闻香品茗、阅读美文；这样的下午里，我们可以拥抱绿地蓝天，放慢总是匆忙的脚步让心灵休憩；这样的下午里，我们也体会到了宜兰的味道。